



◎ 陈家毅

(本地建筑师/作家)

汪洋 浮现的群岛

序保罗·安德鲁《记忆的群岛》

我们目睹了这样的一个奇景：“没有了其他回忆，只有这些岛屿，它们一个接一个的漂浮、下沉”……

2010年4月，世博会开幕的前一周，在上海新闻出版局办的作家座谈会迎客晚宴，建筑师和他的太太在会客室出现，主办方和媒体立即簇拥上前，建筑师温文的、礼貌的、习惯性的——握手问好，回答客套的问题。

主人寒暄的开场白不外乎围绕着北京的大剧院，半颗漂浮在水面上的蛋状不明体，建筑师令人难忘的杰作。先是不能理解的惊讶，而几年后的此刻，在场的人们莫不称赞它的别致，音乐厅里音响的完美……建筑师保持平常心，仿佛第一次聆听大概已经说过千百次的恭维话。合乎时宜的含笑，没有表露出或许深藏心中的快乐或忧伤。

《记忆的群岛》于是成为我们的一个主要线索，随着他精简的文字，织成看似宽旷的场景，洞窥，然后俯身游入建筑师如梦似幻的潜意识里去。每个章节均是他亲领而至的场合：Giorgio de Chirico油画里午后时分的建筑物，都拉着瘦长的影子，投印在空无一人的广场或街道上，想是他文化记忆里的一个构成；苏俄电影的慢镜头，徐徐移动的摇镜，让我们一秒接一秒地明察脑子里长起来的细毫。记忆既是Alain Resnais的《去年在马伦巴》(L'Année Dernière à Marienbad)，也是安东尼奥尼《异乡人》(The Passenger)里炙热难耐的主人翁嘴唇干裂的场景……线索又开去又缠绕其他属于欧陆的文化线索，翻页之间我们乐此不疲地观赏建筑师奇异的，充满细节的私人花园。

“完美主义者”共有的情绪

建筑师宛若盖造房子的朴实砌砖者，精辟的叙述先从生活摘来的周遭着手：花草、树木、草坪，房子外我们亦看到花园、石墙、街道、城市、广场，然后又远行抵达仿佛人烟绝迹的沙滩、大海、山谷、冰川……这一切显然在睡眠和梦境之间进行，建筑师叙述他眼球转动时，时而模糊时而清晰看见的一切，裸肤上感觉到的轻柔的风；让我们在文字间预先虚拟经历了他在地球上设放下的建筑创作，以及它们含带的意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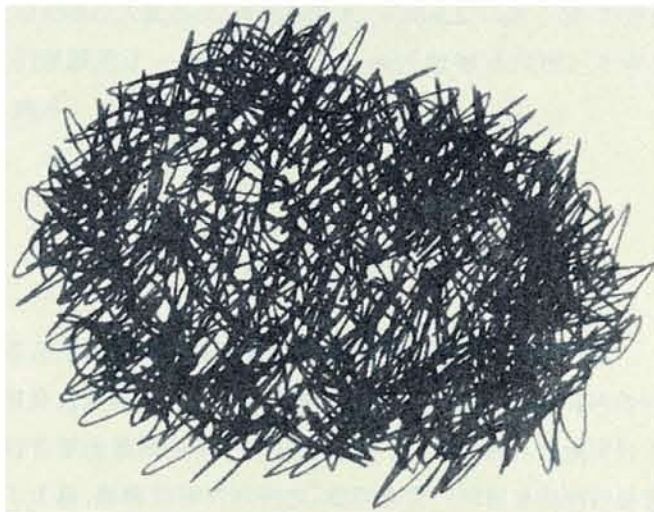
像任何一位不知未来又同时在探索未来的原创者，建筑师的独白里一点没有掩饰心中不断浮现的“焦虑”感。这是“完美主义者”共有的情

绪，在兴奋之极的同时，也往往带着担忧与不安——难以令世人明了这一切的来龙去脉，但也不想明辩。呵护着不好点破的一球秘密，行先者既快乐又孤立，这原本就是不好与人分享，非常私人的思绪。

然而建筑物毕竟不是读后合上书本令人冥想的一首诗，它们必须伫立在车水马龙烟尘弥漫的城市环境中，里内大小不同的空间还得为群众提供起居、歇息、娱乐、消遣……种种色色的活动。可是充满灵性的建筑终会脱颖而出——它的光和影、虚与实，将一切烦躁、喧哗平抚灭去，建筑师半睡眠状态半梦呓般的诗境，竟又再流露出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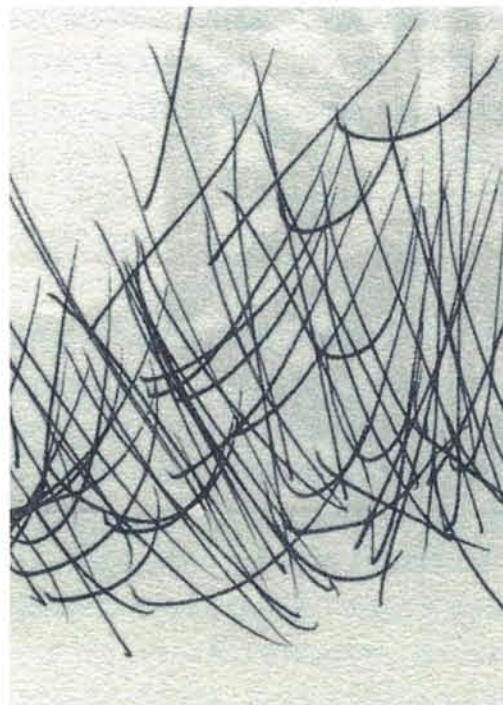
它是建筑师一生走过的时间

关于北京那半颗熟煮蛋的形象，书中有这么一段令人遐想的描述：“……我总是带着兴趣，甚至乐趣，去解密这个世界的组织，而我的钥匙就是圆形。”接下来建筑师仔细描述了人类身体上的部位，我们读着的当儿不禁失笑，想象建筑



▲ 保罗·安德鲁手绘的草图之一。

师卧躺在浴缸中深思，并且观察自己裸露在水面上的身体。汪洋浮现一个两个的部位，既像孤岛又像群岛；细观之下他发现男人身上开敞的孔，每一个“都是圆形的，排泄物也是圆形的……尿在渐渐远离身体的时候，也渐渐失去了圆形的形状，就好像，随着远离身体，它也远离人



▲ 手绘的草图，设计艺术家重要的思维方式 and 创意创作过程。

性……”

手术医师般冷静、准确；孩童般地好奇、认真。犹如千百年前阿基米德在水中的彻然大悟，在寻常人熟悉不过的生态中，他为自然状况找到新的诠释。原本毫不相关两件事情先有了抽象的联接关系，顺势稍加推动，形成新颖的建筑构思。

水，在现场是个不可忽视主要的元素。它不动声色缓慢而至，淹涌包围周遭的同时，又将每一硕果仅存的个体圈绕凸现出来。它是建筑师一生走过的时间——如今回望，决堤似的它“像被烧热的冰川的水离开大地，涌向大海……淹没了整个整个的山谷”。当一切还未曾消失在我们的眼前，我们目睹了这样的一个奇景：“没有了其他回忆，只有这些岛屿，它们一个接一个的漂浮、下沉”……

建筑师要圈画勾勒出的正是这，稍纵即逝的一刻。

编按：法国建筑师保罗·安德鲁 (Paul Andreu) 的小说《记忆的群岛》中文繁体版，台北“八旗文化”今年6月出版。